

茂 腔

花灯记

吴 杰 著



花 巧 記

— 11 —



〔茂 腔〕

花 灯 記

吳 杰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[茂 腔]

花 灯 記

著 者 吳 杰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2 7/8 插页：3 字数：54,000

1962 年 11 月第 1 版

196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--1,4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2080

定价：(八)0.30 元

前 記

《花灯記》的初稿是在一九五九年写成的。

在生活和工作中，对于主观主义为害之甚，我体验颇深，很想创作一个表现这样主题的剧本。偶讀《聊斋志异》的《冤獄》以后，深受启发，便产生了创作冲动，开始构思。沒有很久，就酝酿出了一个故事輪廓：蓬萊县前后两任县令，审理同一件凶杀命案，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：一个是主观主义的前任县令于广恩，他将片断的客观事物作为印証自己主观臆断的材料，严刑逼供，屈打成招，造成了冤獄；一个是实事求是的后任县令赵寒秋，他从实际出发，深入調查，掌握材料，经过分析研究，得出正确結論，平反了冤案。当主要人物和情节想好以后，我意識到这乃是个公案戏，为避免它走《十五貫》、《胭脂》一类戏的路子，于是我开始从人物出发，力图探索一些新的东西。我把于广恩的性格写得比过于执更复杂些：他对案件的处理很“认真”，办事好象也讲究方式方法——便衣小帽，“深入”现场，“研究調查”。但是他心中有鬼，“調查”来的材料，反而成了他主观主义办案的依据。这种主观主义者，往往更自信，更固执，也更危险。为了使剧情多波瀾，有起伏，我又設計了一个刚正无私、见

又勇为的老医生周少陀，并作为剧情发展的中心线索和貫串人物，这也是同类戏曲中所少见的。

在剧本初稿写成以后，首先由青島市茂腔剧团作为該团的創作剧目上演。（茂腔，又名肘鼓戏，是山东特有的一个地方剧种。粗獷、淳朴，是这个剧种的鮮明特色。因在胶东一带很有群众基础，故叫它“地瓜戏”，也被誉为“胶东之花”。）演出后，得到青島市领导上的鼓励、文艺界战友的支持；特别是茂腔剧团，他們在演出中不断征求意见，团长李玉香同志并具体帮助修改。这样才使得剧本通过舞台实践而逐步丰富起来。此后，剧团带着《花灯記》，先后赴北京、沈阳、鞍山、旅大、上海、宁波、杭州、湖州、无錫、鎮江、徐州、济南、淄博等城市作了巡迴演出；同时，京剧、越剧、吕剧等剧种的一些剧团，也陸續移植上演。这样，也就有机会更加广泛地征求各地观众和文艺界同志們的意见。这次修改就是根据各方面所提的意见，进一步作了一些加工。

剧本虽經多次修改，但由于个人水平所限，不足之处仍然不少，尚希上演剧团和广大讀者、观众給以批評、指正。

作 者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青島

人 物

赵寒秋
周少陀
陈华章
李菊红
王 福
书 童
刘文传
观灯群众

于广恩
朱二郎
朱 宝
朱奉高
于夫人
府 差
衙 役
丫 环
家 院

第一场 观 灯

〔元宵节，灯棚。

〔观灯群众上。

观灯群众（唱“慢板”）

元宵佳节月光明，
姐妹们结伴逛花灯，
花灯盏盏抿嘴笑，
笑的满城一片红。
灯棚一座连一座，
满棚的花灯都有名：
公鸡灯，
母鸡灯，
还有鸭巴子浮水灯，
鲤鱼灯，
跳龙门，
螃蟹灯，
横着行，
燕子灯，
来取水，

惊动对对鸳鸯灯。

这个灯棚观过去，

咱姐妹再去看那棚灯！

〔观灯群众下场时，朱宝引朱二郎迎上，复尾随观灯群众下。李菊红持灯上。〕

李菊红 （唱“慢板”）

李菊红在大街观看花灯，

灯靠灯，灯罗灯，难以数清，

楼台上摆的是“八仙过海”，

高阁上挂的是“福寿三星”；

这一边过去了“九龙戏水”，

那一边又来了“百鸟朝凤”。

丈夫出外在济南府，

不知他今晚看灯不看灯。

他若是今日在家中，

俺夫妻扎一对鸳鸯花灯，

喜借月光叙情意。

〔朱二郎、朱宝上。〕

朱二郎 （唱“二板”）

走上前先问好打下一躬，

今夜晚缘份好萍水相逢。

啊小娘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哈……

李菊红 啊！

（唱“二板”）

见此情不由我大吃一惊，
两个人站面前鬼鬼祟祟。
为什么举止轻薄这样不正经？
是非之地不可留，
王媽茶館暫避风！（下）

朱二郎 小娘子，小娘子。嘿，跑啦！朱宝，你可認識她是哪个？

朱 宝 她就是蓬萊城中，人称一枝花的李菊紅啊！

朱二郎 怎么？她就是李菊紅？

朱 宝 不錯，就是她。公子，你看脸蛋儿长的怎样？

朱二郎 真是話不虛传，一枝好花！

朱 宝 公子，你既然看好了，咱就追吧！

朱二郎 慢着！明天我就要到县衙会亲，要是今晚鬧出风声，如何是好？

朱 宝 怕什么，天掉下来，有地托着。有我朱宝給你拿着章程，沒有錯，追吧！

朱二郎 說好便好，追！

〔周少陀持花灯上，被朱二郎撞倒。〕

周少陀 哎哎……

朱二郎 噢噢，請了，請了！（急下。朱宝隨下）

周少陀 嘿嘿，原来是朱二郎主仆二人，他們为何这样慌慌张张将我撞倒？莫非又作下什么歹事不成？哎——也許他們是吃醉酒了。我还是閑事少管，看花灯去吧。哈……（下）

第二场 避 禍

〔王媽茶館。

〔李菊紅上。

李菊紅 啊呀！

（唱“散板”）

狂徒們緊跟不放鬆，

又是急來又是驚。

迈步忙把茶館進，

〔朱二郎、朱寶跟上，在門外偷聽。

王 媽 啊！（將花燈接過，放在桌上）菊紅啊，為了何事，
這樣惊慌？

李菊紅 媽媽呀！

（唱“散板”）

狂徒燈場追菊紅！

啊呀媽媽，我正在街市觀看花燈，遇見兩個狂徒，
緊緊跟隨，戲耍于我……你，你……

王 媽 是兩個什麼樣的人，竟敢這樣大胆？

李菊紅 看打扮好象是主仆二人。

王 媽 噢！你不要害怕，待我出去看上一看。

李菊紅 媽媽，不要出去看了，莫要受了歹人暗算。

王 媽 哎，我老婆子就愛管個閑事。来来来，你先到里屋，尝尝我那壺好茶。（將李菊紅送下）

朱 寶 那旁有人來了，你我先躲在一邊。（溜下）

〔陳華章持“陳”字花燈上。

陳華章 走啊！

（唱“原板”）

萬家燈火數不清，

好似月映滿天星。

一步來到茶館外，

〔王媽迎上。

王 媽 啊！是你？……

陳華章 不錯，是我！王媽媽，天到這般時候，意欲何往？

王 媽 我，我，哎……

（唱“原板”）

你不必管我的閑事情！

陳相公，怎麼，就你一個人么？

陳華章 正是。

王 媽 （一面打量陳華章，一面四處了望）噢！就你一個人……

陳華章 媽媽，你看些什麼？

王 媽 我看……我看你还是到屋里吃杯茶吧！

〔將陳華章的花燈奪下，推陳華章入內。朱二
郎、朱寶暗上竊听。

陈华章 媽媽，請坐。

王 媽 坐坐坐。我說陳相公，你要往何處而去？

陈华章 學生適才訪友歸來，順便觀賞花燈啊。

王 媽 嘖嘖嘖……這就不對了。

陈华章 怎見得？

王 媽 看花燈就該到燈場上去，你在我這個茶館門前，轉來轉去，有什麼花燈可看？噢噢噢，我明白了。

陈华章 媽媽明白什麼？

王 媽 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？

陈华章 媽媽，你明白，可把我弄糊塗了！

王 媽 你呀，哼！我看是裝糊塗！

陈华章 此話從何說起？

王 媽 哼，听着！

（唱“頂板”）

孫悟空坐月子一肚子猴，

掛着個羊頭賣狗肉，

分明是，

腳踏牆頭摘桃花，

蝶飛在花叢中任意胡遊。

你若有真情實意就送來三罇酒，

我叫這兩盞花燈同進綉樓！

陈华章 啊？你老人家，怎麼開起玩笑來了。不怕叫外人
聽去，說長論短么？

王 媽 哎，要是三篇文章兩篇詩，我可不懂什麼是之乎者

也；要論起招招算算，我一个指头，就是一个諸葛亮。你若有意，就包在我这个三寸舌头上，何苦跟在人家身后，追呀，赶呀，可有失讀書人的体面哪！

陈华章 你，你……口出此言，莫非吃醉酒了？

王 媽 吃醉的不是我。

陈华章 是哪个？

王 媽 問你自己吧！

陈华章 啊！

（唱“原板”）

媽媽說話欠思量，
为何出言把人伤，
舌尖好比无情剑，
你无风掀起三尺浪！

嘿，真真岂有此理！（气下，将“陈”字花灯忘在茶館）

王 媽 哎哟，原来不是他，却把他惹了一肚子气。唉，弄錯了。哟，陈相公你的灯……

〔李菊紅由內出。〕

李菊紅 媽媽，方才你与那人講話之时，我在后面听的明白，并非是那狂徒的口音，岂不冤枉了好人。

王 媽 可不是么！人家是东关的秀才陈华章。我怕是 he 作出这种事来，問来問去，却把人家孩子冤枉了一頓。

李菊紅 媽媽，天已不早，我也要回家去了。

王 媽 好吧，路上要多加小心！（隨手誤將“陳”字花灯給了李菊紅）

李菊紅 記下了！
（唱“快板”）

多謝媽媽來照應，
深施一禮出門庭。
但等丈夫回家轉，
俺二人，
俺二人同來茶館謝恩情！

王 媽 回家息歇去吧。

〔二人分下。朱寶、朱二郎上。〕

朱 寶 哎，公子，你看，她拿着陳華章的花灯走了。灯上有一个“陳”字，正好借字行事。（耳語）你看如何？

朱二郎 嗯——“借字行事”，倒也使得！
（唱“扑灯蛾”）

鬧元宵，鬧元宵，
一枝紅花水上漂，
巧借陳字行好事，
神不知來鬼不曉，
拉滿硬弓放暗箭，
混水下網把魚撈，
但等夜深灯會散，
來一個，
金鈎倒挂把蟾釣！

第三场 凶 杀

〔刘文传家。

〔李菊红上。

李菊红（唱“慢板”）

适才月下把灯观，
遇见狂徒把俺赶，
多亏茶馆去躲避，
才逃脱贼人的毒计暗算。
若是丈夫在家中，
哪个敢把俺纠缠。
开柜取出玉翠蟾，
原本是对对双双肩靠肩，
那一只丈夫身边带，
剩下这只受孤单，
但等到春风送暖百花放，
托一对蝴蝶飞济南。

（转“二板”）

请它捎上一封信，
就说是我在家里泪连绵，

哪管是清明、端阳、八月节，
愿两只玉翠蟾儿重相见。

〔刘文传病妆上。〕

刘文传（唱“慢板”）

离別济南回家轉，
中途負病步履艰。
蹒跚来到大門前，
叫声賢妻快開門栓！

賢妻開門來！

李菊紅 啊？你，你何人？

刘文传 你的丈夫刘文传回来了！

李菊紅 怎么，丈夫回家了？待我与你開門。啊？你，你……
为何这等模樣？

刘文传 值此元宵佳节，我特地由济南府赶回家中与你团聚，不料途中感冒风寒，你，你……快快請医前来！

李菊紅 你且到床上息歇，待为妻前去請医。

刘文传 快去早回。

〔李菊紅下。刘文传上床。朱二郎、朱宝上。〕

朱 宝 公子，到了！你只管放心大胆进去，我在外面看着动静。带上这把刀，她要是不从，你就来它一个老鹰抓小鸡，到那个时候，好事就成了！（下）

朱二郎（扑到床前）小娘子，我是陈家大相公来了！

〔連叫三声，扑进帐內。〕

刘文传 啊，什么人？